

喀什噶尔之夜

乌铁库尔



喀什噶尔之夜

乌铁库尔 著

张宏超 王一之 马树钧 译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2.67印张 4插页 150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000

ISBN7—228—00458—2/1·154 定价: 1.10元

开拓精神万岁

(序言)

公 刘

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下子给我邮来了十部诗稿，嘱我为这个行将问世的丛书作一篇序。我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，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，逐字逐行地通读了一遍，能从歌声中结识这么一个庞大的新疆诗人群——既有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中年诗人和青年诗人，也有兄弟民族诗人，真是三生有幸；我没法子不激动，感触颇多，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。

去年九月间，我去过一趟新疆；但由于所在单位一再电报催促回家参加机构改革，我被迫中断了原定的日程，把终点暂且放在伊宁，调转头便回了乌

鲁木齐，来去匆匆，见面有限；然而，纵使这样，我也自信领略了一点新疆特有的诗意。

新疆特有的诗意是什么？闭目凝思，窃以为，“开拓”二字，也许可以概括。

记得旅途之上，每当我问起下一站在哪儿歇脚时，得到的答复总是，同样的一句：再走×百里。大矣哉！新疆！这种雄伟的气魄和寥廓的境界，给了我十分强烈的印象。

应该说，收在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诗作，一般都能反映这一特色。无论冰峰、火洲、草原、湖泊、沙漠、戈壁、毡房、畜栏、开垦、狩猎、葡萄园、坎儿井、胡杨、塔松、清真寺、巴扎、叼羊、姑娘追、热瓦甫、冬不拉……端的是这一方的水土和这一方的景观，这一方的人物和这一方的心态。没有，或者缺乏亲身体验的人是肯定写不出来的。

这又印证了一句话：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。

可能会有人摇头：老一套！

不错，被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，往往象是老生常谈。然而，如果人们真的把它当作了老生常谈对待，那就未免太轻率了；可以断言，受害者不会是别人，只能是自己。

生活是没有穷尽的，任何人都无权夸口：我的

生活已经足够了。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。何况，爆发在生活中的诗的灵感，从来都是一个害羞的、胆怯的天使，她在你的视野中，绝不会原封原样地出现第二次。诗人的任务是，及时捕获这稍纵即逝的精灵，用文字加以固定，或者说，用文字加以复印。

一切全靠生活底蕴的厚实。我想，在这套丛书的作者中，凡是取得了成功的同志，都是生活的有心人。

尤其值得珍贵的是，新疆的生活既是开拓者的生活又是正在不断开拓着的生活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，开拓意味着进取和奋斗，意味着无所畏惧，意味着寄希望于未来，因此，它需要理想、勇气与毅力。新疆的诗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开拓者的气质。在人与艺术的关系中，开拓意味着探索和创造，意味着革新，意味着绝不认为每件事情都有了现成的答案，因此，开拓者诗人所坚持的现实主义，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，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艺术思想体系，它要显示包罗万象，消而化之的气度，它要恪守以我为主，为我所用的原则。

纵观新疆近年的诗坛，确实令人欢欣鼓舞。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写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章，它们

有明明白白的时代感，扎扎实实的历史感，它们有胸襟、有力度、有严峻豪迈的美，有粗犷与细腻的适当揉合，最重要的是，它们有明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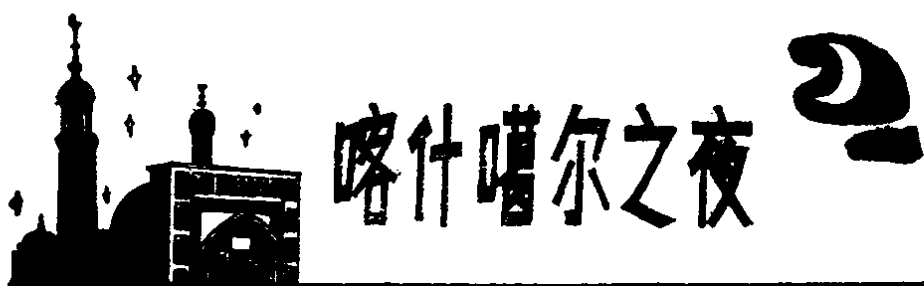
展望未来，我对新疆的新诗运动的前景是乐观的。乐观的最大根据是：新疆有人才，因为开拓出人才，只要不丢掉开拓精神，新疆的诗歌就一定会有更灿烂更广阔的前途。

是为序。

1984.1.11于合肥

目 录

开拓精神万岁（序言）	公 刘（1）
喀什噶尔之夜	（1）
关于一位伟大母亲的传说	（51）
血泪凝成的历史画卷	张宏超 王一之（67）



序 曲

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

——列 宁

风暴似雄鹰挥动巨翼，
胜利地廓清了天宇。
黑夜消失，启明星含笑升起，
塔里木上空显露出晨曦；
旭日给博格达峰戴上金冠，
使它以勃勃英姿耸立于大地。
然而这部长诗将描绘阴沉的昨夜，
兴许会勾起你心头的痛楚和悒郁。

天山雪融，春风来临，

花苞儿缀满了荒原戈壁。
清晨，郁金香徐徐吐蕊，
殷红的花露盛满了金杯。
严冬已被永恒的春天取代，
吉祥的幸福鸟展翅高飞。
可这部长诗要回忆不幸的过去，
也许会让你重温悲伤的滋味。

历史的道路充满珍珠般的哲理，
它蕴含的真理将永远光采熠熠。
谁不忘昔日苦难的生活，
他迈向未来的步伐就坚定不移。
只有牢记隆冬的严寒，
才会把阳春倍加珍惜。
春日里如果把悲凄的岁月忘记，
奢侈会象强盗般夺去你的外衣。
福中之人如能时时把愁苦回忆，
愁苦一时，幸福也终将回到手里。
这就是寄托在长诗里的心思，
人们自然会体察到这层含意。

至于我，昔日一个村野牧童，
自知缺乏诗人的文采和智慧。
无奈，命运却馈赠我一杯美酒，
饮下这杯酒后我便忘乎所以。

我的心既然为爱情的灾星所困扰，
我也就痴情如狂不再有任何顾忌；
我潜心刻意想表达这爱的衷曲，
却匱于才情，缺少一支生花妙笔。
为写诗而写诗并非我的宿愿，
唯愿它多少对人民有所裨益！

第 一 章

你头上的小花帽儿，
倒映在清澈的潮面。
用爱情之火炙烤我的人儿，
家住在乃孜瓦赫^① 村边。

——喀什民歌

—

当启明星在思念的天空中闪光，
美丽的喀什噶尔便浮现在我的心上。
望见她就象望见一片锦绣绿洲，
不，哪里是绿洲，分明是迷人的脸庞。
正象绯红的脸颊上点缀着一颗美人痣，
吐曼河^② 的传说足以写出上千首诗行，

① 乃孜瓦赫：维吾尔语意为引人注目的花园。

② 吐曼河：喀什噶尔城附近的一条河。

它象小夜曲一样使人陶醉，
我就从这儿开始自己的诗章。

“吐曼”的意思是明丽漂亮，
活泼的水花终日闪着粼粼波光。
天下有什么美景令人神往，
这里都能见到，都可找上。
绿宝石、红宝石、蓝宝石……
天下的宝石都在这河畔闪光。
花草覆盖的河岸五光十色，
百鸟的歌声使人把困倦遗忘。
垂柳把浓荫投在人们心坎，
习习的凉风会使你心情舒畅。
游人在吐曼河谷流连忘返，
千万朵鲜花送来扑鼻的芳香。
村里处处都是迷人的花坛果园，
田畴、庭院、水渠无不别具风光。
因此这里的景色名驰遐迩，
真不愧被誉为人间的天堂。
在这天堂中有一座花园，
它便是秀丽的乃孜瓦赫村庄。
傍着吐曼河岸的这片土地，
有着令人心醉的旖旎风光。
石榴、蜜桃压弯了枝桠，
蜿蜒的渠水向吐曼河流淌。

你的激情会象大海的波涛，
怎能不涌起联翩的遐想。
喀什噶尔城垣仿佛在低声倾诉，
它告诉人流逝的岁月多么漫长。
这时，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回溯，
那悠悠岁月的历史篇章……

假如那天你漫步在村前，
你会置身在绿荫覆盖的桑园，
你会看到少女们去溪边汲水，
她们有柳丝般的秀发，石榴般的笑脸；
晚霞在山巅含情地微笑，
小燕在林间穿梭呢喃；
牛羊蹦跳着返回村庄，
暮色中响起一片咩咩的叫唤。
山村的诗情画意怎不令人陶醉，
心头怎能不涌出诗情无限。
面对维吾尔乡村的一幅素描，
火一样的恋情燃烧在我心间。
它使我感到欢快和自豪，
我多想如实地把她呈现在你们面前，
可惜我笔拙语笨难以描绘，
只能浮光掠影地勾出几条粗线。

二

乃孜瓦赫这个名字起得非凡，
很久很久以前它就引人注目。
她的名字响亮，她的人民更加勤劳，
小伙子勇敢剽悍，姑娘们美丽贤淑。
他们的心灵就象一座美丽的花坛，
谁能不象百灵般对他们产生爱慕。
但是，这人群中也有一个人，
他叫人看见就觉得讨厌，
据说原名叫吐拉克·麦合苏木，
可“秃爪子”的绰号早已不胫而走。
要问为什么起下这个绰号，
似乎犯不上去浪费笔墨；
我这里权且占用几行文字，
稍稍勾勒一下他的相貌和身世。

麦合苏木胖得象个大皮囊，
走起路来鸭子般蹒跚摇晃。
麻脸上一只眼睛还是斜视，
胡须稀疏，额头却伸得过长。
鼻子活象是堆着的一坨圆肉，
造物主似乎存心要出他的洋相。
不过凭心而论还得承认，

这个秃爪子也有他的特点，
他有时研读古代的兵书，
有时也爱吟诵古典诗人的名篇。
命运仿佛格外偏袒这个怪物，
使他财富多得无法清点。
既然他成了一位头面人物，
金钱自然会掩盖他的一切缺陷。
乃孜瓦赫有他轩敞的府第，
府邸中自有赏心悦目的花园，
园中的水果丰富，品种繁多，
还有一片平滑如镜的湖面。
城里有他财货充盈的店铺，
乡间则拥有更多的田庄场院。
命运使它成为这一切的主人，
只是在后嗣上受到了极大的嘲弄。
虽然已娶过八九个姑娘少妇，
哪一个也不曾为他生女育男。
转眼间他已年逾半百，日趋衰老，
牙齿已经焦黄，鬓发业已皤然。
一天偶尔有位朋友前来拜会，
给他出了这样一个鬼点：
“何不找个会生育的寡妇，
说不定会使你时来运转。”
这番话正投合他的心意，
即刻就派人去物色人选。

不多久，这难题也迎刃而解，
而且婚事也没花多少银元。

这寡妇是本村人，名叫古拉亚姆，
如同绵羊，性情善良而温顺。
丈夫撇下她，辞别了人世，
还留下一个小女孤苦伶仃。
女儿叫莱丽也有叫莱丽古丽，
五六岁上就长得秀丽非凡。
麦合苏木一见这稚嫩的花蕾，
心中的忧愁顿时烟消云散：

“既然能生出这样漂亮的女儿，
再给我生个宁馨儿又有何难。”
翘盼中又是多少个春来冬去，
岁月却未能了却他这桩心愿。
最后他也就只好绝了念头：

“命中已注定，我也无法改变……”
不过每当他看到莱丽姑娘，
又不禁心中暗暗盘算：

“等到这花蕾出脱成闪夏提^①，
谁见了又能不仰慕惊叹。
那时喀什噶尔的巴依们，
哪一个不向我把殷勤奉献，
还有那些名声显赫的权贵们，

① 闪夏提：黄杨树。多用来比喻颀长娉婷的身材。

少不了派媒人踏破门槛！”
为此麦合苏木待她也还不薄，
每年冬天还教她诵读诗篇。

麦合苏木感到十分得意，
仿佛已把不久的将来预见。
当莱丽步入豆蔻年华，
美貌即引起轰动，传为美谈。
小伙子见了她个个动心，
连性命都乐意向她奉献。
闻其声的无不慕名求见，
一睹姿容难免不钟情思恋。
名声从村里越传越远，
一时间传向四面八方，
说媒的接踵而来，络绎不绝，
一个没走另一个又来拜访。
麦合苏木俨然象个演说家，
对每个媒人都有一番托词婉言。
他不断抬高自己的身价，
翘首企望着新的达官显宦。

瞧着秃爪子在打如意算盘，
古拉亚姆日夜焦虑不安。
一颗心象树叶不停地抖动，
一想起泪水就象珍珠断线。

说不定今日、明朝或是后天，
哪户人家合了秃爪子的心愿，
到那时事情就算定局，
可怜我女儿将有苦难言，
那时美好的心愿将化为泡影，
克里木那小伙子将怎样难堪！
花蕾在枝头不开而谢，
踩在脚下任人糟践；
日日夜夜泪水何时得干，
柔弱的肝肠怎能不寸断？
这件事越是向后拖延，
似乎越能减轻她的不安。
只盼春天快快来临，
只望克里木时来运转；
能谋个生计，挣得一些银元，
将就完婚，免得把泪水往肚里咽。
这样熬过了一月又一月，
春天来了，又洒下淅沥的雨点。

三

阳光亲吻抚摸着大地，
把温暖带给呻吟了一冬的生灵，
当生命之光普照万物，
大自然的面颊上又出现红晕。